



人生游戏

〔意大利〕黛莱塔 等著

目 录

女作家小说

人生游戏

【意大利】黛莱塔著 沈豪译 · 59 ·

黛莱塔为意大利著名现代女作家，192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篇小说《人生游戏》描写一对贫寒夫妇的遭际，反映了冷酷的社会现实如何迫使人们不能不向鄙俗的生活低头。

迷惘的微笑

【法国】萨冈著 白芮译 · 159 ·

当代女作家萨冈在这部中篇中，着重刻画了一个缺乏积极社会责任感的姑娘形象。她渴望得到真挚的感情，而实际伴随她的却始终是迷惘、孤独和失望。小说发表后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

陌生人

【英国】曼斯菲尔著 陆煜泰译 · 313 ·

中篇小说

弗洛伊德 · 柯洛索夫

【俄国】屠格涅夫著 崔松龄译 · 281 ·

1889年俄罗斯杰出作家屠格涅夫逝世100周年，他最早的这部中篇小说创造了第一个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典型。列宁在青年时代就认为它对如何理解爱情的神圣性作了“最正确的概括”。

伊瓦绍夫

【苏联】阿列克辛著 谢祖钧译 · 1 ·

在全苏第七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认为是描写卫国战争时期的优秀作品之一。作家着墨十分经济，而人物塑造颇见深度，语言尤富个性。

瘦猫

【法国】法朗士著 马玉芝译 · 100 ·

湖畔恋情

【美国】毛姆著 邱启津译 · 231 ·

短篇小说

扫烟囱工人雅什

【美国】辛格著 商振永译 · 94 ·

197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格最新发表的短篇。译者寄自美国。

告密的心

【美国】爱伦·坡著 马磊译 · 225 ·

虚度一生的老太婆

【德国】布莱希特著 翟继栋译 · 153 ·

人的双手

【法国】加玛拉著 冬苗、夏莲译 · 265 ·

科幻小说

傀儡主人

【美国】海因来因著 方木译 · 361

美国中篇科幻小说名作。描写外星人入侵时所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情节引人入胜，故事有道德寓意。

抒情诗

美国女诗人诗选

苏卓兴译 · 43 ·

艾米莉·狄金森被称为**意象派诗歌**的奶妈，**爱米·罗威尔**也是**意象派**中心人物，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埃莉诺·怀丽则崇尚雪莱，诗作清丽、明朗，技巧纯熟，显露出“执拗的童心”。

艾米莉·狄金森三首

- 门外又传来他的声音 · 44 ·
我尝那未酿出的酒 · 46 ·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 46 ·

爱米·罗威尔一首

- 盛 装 · 49 ·

埃莉诺·怀丽五首

- 赠别 · 54 ·
爱之歌 · 54 ·
预言 · 56 ·
美 · 56 ·
不要祈求慈悲 · 57 ·

柯勒律治诗二首

· 328 ·

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是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奠基人**之一。《老水手之歌》体现了他的创作特色，《忽必烈汗》系他梦中所作，醒后追记。

老水手之歌

鲁刚译 贺祥麟校 · 329 ·

忽必烈汗

贺祥麟译 · 357 ·

作家文论

屠格涅夫自序

——为1880年版长篇小说专集而作 王庚年译·305·

图 版

马戈特拥抱她的母亲(油画) 【美】卡萨特·封面·

女人(石版画) 【美】肯特·封二·

男人(石版画) 【美】肯特·封三·

画页介绍 卜维勒·360·

题图插图 尤开民 周跃潮 清立 郭北平
刘绍昆 闻令 二火 徐刚 何纬仁

补 白 西方名言集锦(人生篇、时间篇) 喻翔生译

人生游戏

“漓江译丛”1983年第2辑 总第6辑

850×1168 1/32 14印张 436千字 书号 10256·62 定价 1.47元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500册

编辑、出版者 漓江出版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印刷者 广西民族印刷厂

发 行 者 广西新华书店

苏联当代著名中篇小说作家阿纳托利·阿列克辛，1924年生于莫斯科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家庭，卫国战争期间在一家国防工厂工作，负责主编《国防堡垒报》，1950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问世，现任苏联文学杂志《青春》主编。他的中篇小说《回信地址》、《请打电话，请来吧！》、《前天和后天》、《家庭会议》等曾分别于1974年和1978年



伊瓦绍夫

【苏联】阿纳托利·阿列克辛

谢祖钧 译

年获国家奖金。他的作品先后被译成英、法、意、西、日等国文字。《伊瓦绍夫》系他1980年的新作，在1981年苏联第七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认为是描写卫国战争时期的优秀作品之一。小说着墨经济，篇幅不大，而人物形象鲜明，语言也简练、幽默，寓意深刻，人物对话尤富个性。

我们在他弗列奇式上装的许多口袋里焦急不安地搜摸了起来。上装熨得很平，好象昨天才缝的一样。我们找到了一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小纸。妈妈没有注意，我念出声来：

他和我之间的不愉快……

他和我之间的年岁……

“这是什么？”妈妈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失望地无心地问我……

窗外还在放礼炮，大树最后一次扬起了它火红的枝条，红的、绿的、橙

黄的果子从枝条上纷纷落了下来。两个青苹果卡在空中，在那栋曾经因搬移过而出名的老屋的屋顶上。在战前搬移房子是一次科学技术革命。

在窗外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大树扬起它的火红的枝条时，我不止一次地、不由自主地忆起过往事。当我手里拿着网袋，匆忙上三楼来的时候，我又不止一次地按照“今天——不久前——从前”这条线路回忆着过去的往事……

从前说过，再过半年，一年……而却过了将近四年。不过当时也需要这样说，我们渴望着许诺——灾难不是永恒的。

从和平转入战争是痛苦的。不过经过四年之后，回到和平……也需要习惯。我不仅感到歇斯底里的狂欢，同时也感到惘然若失。我怀着原先的恐惧看了一眼通向在思想上我仍然叫作“防空洞”的地下室。

从那里，从底下出现了一个妇人，她象经过大病之后一样，扶着栏杆，她的面色好象整个战争时期她都是住在地下室似的。我认识她。可是在哪儿认识的呢？

人的记忆力是有选择性的，有的好忘记电话号码，却擅长于记姓名，有的则正好相反。我的记忆力排斥人的面孔。别人同我打招呼，我常不知道该说什么、该谈什么题目；他是谁呢——给我治过病的医生、房屋管理员，还是邻近商店的售货员？

“这不是病，而是特点、特性，”伊瓦绍夫解释说，他对于我和妈妈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所有的年轻女同事在我的概念里都是维罗奇卡。嗯，这又有什么呢？不是瓦列奇卡，也不是加洛奇卡……事情就是这样。”

伊瓦绍夫从不劝慰——他只是利用自身的经验，解释没有理由激动。他讨厌惊惶失措。尤其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时候。

“惊惶失措，尽管是大喊大叫，它却使人迟钝，视力模糊，使人陷入混乱的黑暗中。这不是我的看法，而是历史经验。事情就是这样。”

他常用这句冷冰冰的话猝然中断自己的讲话，不愿显得自己滥用感情或者言词夸张。

伊瓦绍夫当然知道，人们在科学中运用经验，而在个人生活中则常轻视经验。

“这只是一种辩解，”我记得，他说过，“因为不存在什么个人生活的

理论；这里的一切都不受规则、概括的支配。”

我和妈妈立即就接受了他的这个思想，把它当作对行动的总结和指南。依靠他的信念非常适宜；不会有栽倒，或者感到真空的危险。

从从前的防空洞出来的妇人，好象还没有听到胜利的消息。

“伊瓦绍夫从疏散地区完全回来了吗？”她阴沉地带着些挖苦地问。我在好久没有洗过的楼梯上加快了脚步。

“他的女儿，那个美女，听说，出嫁啦？”下一个问题又撵上了我。“留在那儿啦？……现在西边房间该他一个人住啦？”

我也没有回答她的这些问题。

“这会儿我就要见着里亚丽娅和玛莎啦！”我想到我最好的女友，没有理睬那个好吹毛求疵的、指责的声音。

“可你长好了……长大啦！”我已经到了二楼，那声音还追赶着我，“打了几年仗，而你却长好了。大家开始从疏散的地方往回爬……把配购物资买回来了？”

我手里拿了一个装了食品的袋子。

当人们自己提起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从哪里知道我时，我感到一种感激和轻松。看来，我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那个妇人看见过我常到伊瓦绍夫家里去——我就在这里，这个大门口遇见过她。一切都回忆起来了。不过我并没有由此对她产生感激的心情。

1

我们班上都知道，里亚丽娅·伊瓦绍娃的父亲是个大首长。有时候他们说：“大人物！”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懂得了，这两者并不一定相等。

伊瓦绍夫家，在那时，在战前就住在一个单独的套间里。妈妈对这一点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当时有八个邻居。她从来不嫉妒任何人。如果别人有什么我们享受不到的东西，这说明，别人是应得而无愧的。既然是应得的，她就尊敬他。“我只羡慕那些健康的老头，”妈妈常说，“街上有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走路不要别人搀扶，不要别人帮忙，什么都记得。我就只梦想这个！”

我到伊瓦绍夫家里去时，常怀着节日般的敬仰的心情，宛如松树节到文

化官去一样，我差不多每天到他们家里去，而敬仰的心情却一时也没有离开过我。没有很多邻居也是一个原因。还有伊瓦绍夫从远处什么地方带来的电唱收音两用机，以及总是用同一句话：“我来啦！”出现在门口的司机——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与新年枞树节的演出同样的新奇。不过主要的还不在于司机，也不在电唱收音两用机；我象我的高年级的女朋友一样，爱上了伊瓦绍夫。

从父母那里不仅可以遗传下来某种精神品质，也可以同样缺少某种品质；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嫉妒。要对伊瓦绍夫的妻子产生这种折磨人的感情是根本不可能的；她在生女儿时便离开了人世。妈妈说过：

“到妇产医院去是一个人，从那里回来是两个、有时甚至是三个或者四个人；伊瓦绍夫则送去的是一个，从那里带回的也是一个。只是另一个，我们那时还不认识的一个，里亚丽娅。”

妈妈同他的妻子是好朋友，并且一再肯定地说她是一个美人。不可能是别的！而且这完全不是因为，照妈妈的看法，所有的女人都有她美的地方。因为这是谈到伊瓦绍夫的妻子！

“你想看看她吗？”妈妈说，“你就看一看里亚丽娅好啦。她正是这个样子。也是这个名字。我们一起同了十年学。”

这么说，我同里亚丽娅的友谊是“良好的传统”。

老里亚丽娅没有留下遗嘱，在妈妈收藏着没有给伊瓦绍夫看的里亚丽娅的笔记本里（“我应该怜惜他！不给他看。”），列写了她分娩后十一件急待办理的事情。她没有打算死……妈妈完成了全部十一项事情。它们都是与小里亚丽娅和伊瓦绍夫有关的。

遗嘱没有……可是妈妈认为女朋友只可能把丈夫和女儿托付给她。于是两个都成为了她的孩子，不过我们三个中主要的孩子妈妈认为是伊瓦绍夫。

“应该怜惜他！”她常说。

妈妈常说，“正是最亲近的人缩短了我们的生命。”

“亲人们并没有罪过，”伊瓦绍夫解释道，“是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闯入了我们的生活。有时，这完全不是他们的意志。他们，可怜的人，总是想竭力摆脱，而我们自己却要将对他们的操心来加重自身的负担。事情就是这样。”

我想，这是伊瓦绍夫在思想上免除我们对我们的不幸、错误、苦难的罪

责，那些东西在周围的人没有察觉中都闯入了他的生活。

还是在一年级，就有人叫里亚丽娅“小妇人”——我们知道当一个妇人是非常受尊敬的。我想仿效她的步态，她讲话的神气，在黑板旁边回答问题的丰姿，不过很快我就伤心地意识到，我要学会具有女性的温柔是不可能的了。

我也不可能学会里亚丽娅作家庭“主妇”的才能。可能是因为我妈妈从妇产医院回来了吧？

相反，我具有男孩子的派头——很快我就把同班里所有爱上了她父亲的女同学都从里亚丽娅家里撵走了。只有玛莎·查维亚洛娃是例外：里亚丽娅和我都离不了她。她什么都会：唱歌，画画，用手走路。同她去竞争是没有用的，就象同列昂纳多·达·芬奇竞争一样。她可以不用叫到黑板跟前，就打五分。如果老师叫她，那也只是为了合乎仪节而已。她常毫不怜悯地在自己身上作试验：时而想出一种发型，正如伊瓦绍夫所肯定，那种发型完全可以推荐，获得房屋建筑奖。时而发明一种裙子，裙褶之多宛如手风琴的风箱，使人见了就想拉奏一番。然后，她又毫不惋惜地把它毁掉、拆开。

玛莎爱写诗，而且常时把它们写在练习本的封面上和吸墨纸上就忘记了。我收集了她的四行诗，在底下写上日期，然后藏了起来，保存给后人，其中的许多我都背诵得出。

她能够象莫扎特那样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诗歌配上乐曲，在吉他的伴奏下演唱。

她的面部表情善变，象民间歌舞演员一样，她能不费半点劲、轻巧地支配它。失望、狂喜、惊讶相互交替，根本就没有暧昧不明的席位。没有千篇一律——这就是玛莎的形态。

她的面孔不管什么时候一年四季黝黑。如果有人对这一点感到惊讶，望着她，玛莎知道了他的问题，她就会急忙告诉他：“没有在南方住过。也没有在海滩上晒过太阳！”即使我最记不住人的面孔，我也一下子记得起玛莎。她既不装可怜相，也不显示自己的才能。大家也尊重她的这些优点。

谁也没有认为玛莎是班上“多项运动”的冠军，因为她从来也没有同谁竞赛过。但是她的领先地位是不容争辩的。

在一切方面，只有女性这一点除外。因为在这方面里亚丽娅被认为第

一。

里亚丽娅的生活是从丧失开始的。虽然，在第一瞬间，当然她还感觉不到这一点；后来，她却愈来愈多地陷入了回忆她无法记得的东西，她变得与众不同——沉思。漂亮的女人甚至在梦中也不会忘记她们是漂亮的。里亚丽娅则听到别人的赞扬，总是回头看看，仿佛人们赞美的那个人躲在了她身后的什么地方似的。美人习惯了别人的崇拜，已经是没有它就不能过日子。里亚丽娅从来不注意别人赞赏的目光，而目光却因此而变得更加赞赏。

我自己倒不需要防范倾慕者——我要为里亚丽娅防范倾慕者。一句话，伊瓦绍夫的全家人都处在我的保护之下。

妈妈很想自己来承担这付担子。

“不要把精神全部寄托在别人的生活上！”她经常对我说。

“可你自己呢？”

妈妈不能改变她的为人了。但是由于自我牺牲暂且还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幸福，因之她不愿我也把自我牺牲当作自己的使命。

妈妈认为，她也不会有遭受爱情进攻的危险。可能，还是年轻时期下的这个诊断，其实并不准确，下得过于仓促。不过妈妈是根据这个诊断行事的，结果我们家里没有男的支柱，而我养成了男孩子习气。

玛莎·查维亚洛娃同样没有遭受过进攻……人们都不敢去找她说话和接近，因为必需要与她的智慧和多方面的才能相称应才好。

人们都预言玛莎会当院士，里亚丽娅会成为男性的征服者、幸福家庭的建造者，而我只是她们的朋友。我什么也当不了。

我为里亚丽娅的美丽和玛莎的才能所感到的自豪远超过为自己的优点而感到的自豪，我公开赞赏它们，正因为这些优点不是自己的：别人不能指责我不谦虚。

“你仍然把精神全部寄托在别人的生活上，欣赏别人的成功，”妈妈指出。

“这难道不好吗？”

“闪耀别人身上反射回来的回光？”她沉思了一会，又重复了一句我已经听见她说过多次的话。“要看是谁的光！不过即使是最美丽明亮的光也不能使我温暖。”妈妈拉紧肩上的披巾，“不行，不能使我温暖。至少，直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这么说，她还在指望。

2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在那个永远进入了历史的早晨的演说之后，比我们高一年级的男孩子们便立即跑往军事部去。

“也许，早了吧？刚刚毕业……”妈妈说。

过了几天，男孩子们都剃掉了头发，他们不好意思地摸着自己的脑袋，没有了头发，脑袋显得失去了保护似的。到前线去的时候……他们预感到回家的道路可能没有了，他们开始向里亚丽娅表白自己的爱情。大家一个接一个。他们彼此也不嫉妒。对他们来说，现在重要的是来得及表白出来。我没有把他们赶到一旁去，而是让他们与里亚丽娅单独在一起。

我发觉有两个光着脑袋的孩子也想最终向玛莎说几句话；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比较冒险的进攻。

“你怎么回答他们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问里亚丽娅。

“我爱他们。我将等待他们。”

“所有的？！”

“所有的，一无例外。”

“作的对。你呢？”我转问玛莎。

“我说：你们还会进大学的。还会的！”

“就这些？”

“好象，就这些。”

“你怎么啦？这么聪明……”

“这个机组，”她把手放在心口上，“里亚丽娅的比我的聪明些。完善些！”

只是我的女性的命运，甚至极其特殊的军事环境也没有能改变它的丝毫。

“别了，杜章卡，”男孩子们对我说，就同对老师或邻居们告别一样。

“再见了，”我纠正他们。

七月中旬里亚丽娅对我说，

爸爸的建筑公司被派往修筑防御工事。好象是在斯姆连斯克附近。我同

父亲一道去。

“那我同玛莎也去，”我自信地说。

玛莎的父母当然知道他们的女儿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将来还会要被写进百科全书的！”我妈妈向他们保证说。

他们没有反对：

“谢谢您的夸奖，达玛拉·斯杰班诺芙娜。”

女儿是他们唯一的财富。不过这个珍宝，他们不炫耀、不藏起来，也不把它锁起来。而且他们在公寓里的房间也不上锁。他们没有养成收藏和上锁的习惯，也还由于他们生活穷困，虽然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玛莎不仅能够把同一条裙子修改无数次，使人无法辨认，她还经常把家具摆来摆去，竟然想违反不可动摇的数学规则：通过变化组成部分的位置改变总和——而且每次房间都变了一个样。

玛莎的父母是容易相信别人的话和好打商量的人。

“没有任何危险，”我对他们说。

他们也就相信了我。

她妈妈习惯了服从，因为家里的表决权属于女儿，这时问道：

“全班……只有你们去？只几个姑娘？”

“伊瓦绍夫也去！”

“他亲自去？那我就放心了。”

可是我妈妈突然表示不同意了：

“就你们几个我不让你们去！”她照顾着两家屋子，两家人，对一切都感到仿佛有双重的责任。“你们要去多少天？你们将住在什么地方？谁来给你们做饭？”

“伊瓦绍夫同我们一道去。你懂吗？”

“那更不行！”

我惊讶地望着她。

“他也不能适应……”

“他？！”

妈妈和里亚丽娅两个人相互争着关照伊瓦绍夫。不过正象婆婆所深信的，媳妇不可能代替儿子的母亲一样，她们每一个人都认为对于伊瓦绍夫，谁也不能完全代替自己。

“就你们几个我不让你们去！”妈妈更坚决地表示。

“你们几个是什么意思？”

“你们在那儿没有我不行！”

3

我们乘坐近郊列车到斯姆连斯克近郊去。常见的富有沟纹的椅子已经被夏天住在郊外的人磨光了，失去了清晰的颜色。窗子，车窗的上半部使劲地堵住着，不想落下来，无意中为机车的灰渣和风打着通道——这一切撩逗起人们的回忆：记起昨天、前夕所发生的一切，不过一切都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了。

伊瓦绍夫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车箱仿照军队作法叫作指挥部。仿佛推动整个列车前进的，不是火车头，而是这个位于列车中间的车箱。整齐清洁、体形具有完美无瑕的匀称的伊瓦绍夫每次跳到地上总要整理一下腰皮带和制服，紧一紧靴子。如果感觉得头上栗色的海洋“有些波涛起伏”，他就用手把它摸平。他沿着车箱走着。人们围着他，对他充满信心，沿着枕木碎步跟在他后面。

人们不敢远离列车，怕它突然开动了！

“没有我们，列车不会走，”伊瓦绍夫安大家的心，“大家活动活动，蹭蹭蹭。”

“这不会……使人松懈吗？”我记得伊瓦绍夫管理财务和生活的助手、姓名奇怪的杰里勃夫问过，“应该使人们习惯战时的法则！”

“用细小的事情不能教会人们大的法则，”伊瓦绍夫回答说。他打量了一下紧紧地夹在弗列奇式上装里的杰里勃夫；娇嫩的白白的颈子象溢出了锅沿的牛奶粥，爬出了浆硬了的衣领。

“把顶上面的扣子解开，”伊瓦绍夫小声劝告，“把腰皮带放松一点。”

“是，”杰里勃夫感到自己已经是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答道。同时一把抓住扶手上车箱里去了，他不愿当着大家的面来执行这些指示。

我们还没有与战争面对面地相遇……可是突然我们看见了拆毁了的铁路，以及仿佛是一个残酷的大力士用手毁坏不成样子的轨道，歪倒在路堤底下的车箱的骨架。我们的列车也可能发生这种……

伊瓦绍夫知道每个人都在考虑这一点，解释道：

“在和平的生活里又怎么样呢？一些人好象一列幸运的列车，飞快地跑完了九百‘公里’，而其余的人则在路途中触上了地雷——这就是心脏破裂、恶性肿瘤或者别的什么。这个不能细想。没有意思。事情就是这样！”

说也奇怪，提起可怕的、不过是“和平的”疾病反而使我们放心了：突然的轰炸可能到处在窥视着每一个人，预先等待着它们也是不理智的：这既不能预防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在战争时期越是没有什么空闲时间来思考个人的命运、以及命运中的变幻无常，就越好。只有行动可以把人们从预感和恐惧中拯救出来。

玛莎猜出我们车箱的乘客仍然沉陷在沉默的不愉快的自我预言的底层，开始了行动。不言而喻，她也会占卜……

“来，让我看一看您生活的图象！”她说。

人们伸出了手，仿佛等待施舍一样。玛莎研究着手掌里深陷的纹路，或者极其纤细、几乎看不出来的纹路。她仔细地注视着干涸了的河流和小溪的河床；它们从河源到河口，纵横交错，分布得多么巧妙……

然后伤心地摇摇头：

“哦——哦，您的过去太复杂啦！”

人们也都同意她的说法：谁的过去又不复杂呢？

“您生过好几次病……”

对玛莎的信任提高了，我们谁又能逃脱了病痛？

“曾经与人闹过意见，周围的人不是经常能够了解您。”

我们中谁又总是能够被人们了解呢？

“您现在想展望一下自己的未来吗？”

相信玛莎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大家都静了下来，静听她讲。于是她说：

“不过您的生命纹路非常好！生命纹路很长……您可以活到白发高年，儿孙绕膝！”

象民间歌剧演员一样善变的玛莎的面孔这时表现出极端的自信，人们宁静地靠在磨平了的凿有沟纹的椅子的背上，无忧无虑地注视着半开的窗子，仿佛这趟近郊的列车真地在把他们送往别墅一样。

至于妈妈和我与里亚丽娅，玛莎早就预言过，一条光明大道通向灿烂前程。只有伊瓦绍夫的手她没有摸过，不好意思拿了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上。

“您不是茨冈人吧？”人们常对玛莎提出这个她听惯了的问题。

“遗憾，不是，”她答道。

“不是茨冈？不过很象。也是这样的脸色……”

“我没有在南方住过。也没有在海滩上晒过太阳。”

“她天生这种肤色，”我插嘴说，“世界上的什么事她都会作！”

“你又为别人的长处而感到骄傲，”妈妈不安地说，“你应该努力让别人为你的长处而感到骄傲。”

不过我知道，我越是往这上面努力，结果会越糟。想当天才或者自命为天才，是毫无希望的事。

我们坐着睡觉……有时也可以在凳子上躺一会儿——那时在我们和传动轮的撞击之间就没有了任何距离。

“睡板子是有益的，”伊瓦绍夫说，“甚至尼古拉一世都懂得这个道理。你们想想，他后来得了王位！”

厕所秘密地锁起来了。伊瓦绍夫有命令，在经过了长距离的区间之后，男性往一边跳——往迎面有列车、道路的那面跳，女性在那一边下——在有树林和灌木的那面下。他总是尽力使大家生活方便，首先是使妇女们方便。

“这会儿，象俗话所说的，就是要快。要不惜任何代价！”我们未来的队长说。他是一个两颊滚圆、绯红的年轻人。他象杰里勃夫一样，竭力用加压来注入特殊的紧张以掩饰自己“和平时期”的外貌。

“这会儿……要不惜任何代价！”他重复了一遍。

“一切还仅仅是开始，您就急急忙忙地背会了这几句话？”伊瓦绍夫转身对他说，“当作武器？”接着补充说，“女士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失去自己的尊严。而男子汉，正象您所说的，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来促进这一点。”

“他为什么要关心所有的妇女？”我嫉妒地想。妈妈则装作没有听见这个谈话的样子。她的这个姿态与她早年对伊瓦绍夫的感情的羞怯和浪漫相矛盾。

车轮声与传送带的单调声相互交替。伊瓦绍夫则在他特有的深沉平静的男中音讲解怎样挖壕沟。他讲到“工事”、“战壕”、“坦克”、“铁锹”这些字眼时，车箱里谁也没有哆嗦一下。

最后一次与铁锹打交道，我还是在幼儿园的时候。

在斯姆连斯克附近，我们被安顿在一个学校的校舍里。就象剧院没有观众、运动场没有运动员一样，学校没有孩子就显得荒凉……学校里住满了成年人。这既使人感到惊慌，也不正常。

“孩子们被遣送到后方，更远的地方去了，”队长解释说。

妈妈拖着我和我的两个女友，仿佛害怕人们把这三个孩子也“遣散”了。

“在路上我们休息了，”队长用不自然的洪亮的声音说，“可以说，是睡足了。明天早上我们就开始干！大家都可领到铁锹。”

我们在五点钟的时候领到了铁锹。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已经向自己的“劳动的前线”出发。铁锹很重，把子刨的不光，疖巴多。“两米宽、三米深……两米宽，三米深！”这成为了我们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

“开始不习惯，会有些困难，”队长预先警告说。

“很困难吗？”妈妈问。

要是可能的话，她真愿一个人拿四把铁锹。

“这要看对谁……”队长说。

他看了里亚丽娅一眼。

他穿着崭新的工作服，新的原油布长筒靴。好象他是来排演修筑工事，而不是在临近前线的环境下真正修筑工事。

仅过了半小时，我的指头和手掌上茧子就臃得象小橡皮泡。不过这不能作为歇气的理由。接着它们穿了，变成了血红的猪嘴巴。

大自然没有听见战争的消息；夏天温柔而豪华。它在一望无际的大地上舒展地躺着，怡然自得地伸开四肢，仿佛变聋了似的。花儿和小草平静地呼吸着，什么也不愿知道、什么也没有预见到。吃得饱饱的丸花蜂庄重从容地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

“不必要跑回学校去，”队长说，“完全可以睡在茧壕里。”

他仿效大自然的样子，不理睬我们的茧子、以及我们失去了节奏的吃力的呼吸，尽管空气是过度的芬香，令人陶醉。他看不见我们在把铁锹往土里乱戳，以及我们的手在抽搐。他的孩子气使他只想使我们的生活最大限度地接近前线的条件，或者让他装出希冀这些的样子。